

《西方正典》——領航經典之海的傳教戰船

張瑋麟*

壹、《西方正典》論旨

一、著述背景

義大利重要小說家伊塔羅·卡爾維諾（2005）曾說：「經典是具有特殊影響力的作品，一方面，它們會在我們的想像中留下痕跡，令人無法忘懷，另一方面，它們會藏在層層的記憶當中，偽裝成集體或個體的潛意識。」經典中隱含過去人類的思想、情感與精神，深刻型塑了人類群體的心理與活動。眾多作家與思想家都會著述討論如何閱讀經典。哈洛·卜倫的《西方正典》一書，為此類書籍中相當獨特的一本著作。

隨著網路科技興起，娛樂選擇多元化，保持長時間閱讀習慣的人持續減少。許多曾被視為經典的作品，越來越少受到讀者閱讀。在學院內，部份學者試圖解構過去被視為經典的作品，持續質疑它們的價值。受到上述時代氛圍影響，近年以下問題持續受到討論：「現在還有人閱讀經典嗎？」「經典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？」「什麼作品才可稱為經典？」。不過，

*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幹事。

仍然有一些人持續倡導閱讀「正統經典」的必要，卜倫即為捍衛正統經典價值的一員大將。在《西方正典》中，卜倫時而敘說，如何細細品味經典作品中，隱含的美學價值與創作意涵；時而雄辯滔滔的指責，「憎恨學派」如何破壞閱讀經典的樂趣。《西方正典》既是向一般讀者，推廣如何閱讀經典的傳道指導書，也是激烈反駁論敵的精彩訴狀，彷彿一艘引領讀者，進入經典之海的傳教戰船。

二、本書論敵對「經典」的主張

卜倫將「憎恨學派」作為本書論敵，該學派包含多元文化論者、女性主義、馬克思主義、拉岡學派、新歷史主義、解構主義和符號學派等 6 種學說。在本書中，作者將「憎恨學派」對文本與閱讀的看法化約如下：憎恨學派主張讀者在閱讀時，可自由的以一己之見對文本加以詮釋，不需領會作者的創作原旨，並且認為西方經典的作品皆以「西方白種男性」為本位，壓迫女性與其他族裔作家的聲音。

因此他們主張，文學評論應當批判，正統經典作品中的白種男性霸權意識，重塑經典書單，加入長期被忽視的其他性別與族裔作家們之作品。此外，「憎恨學派」也會將正統經典，視為具體呈現其創作時代社會意識的媒介，應當從政治與社會角度解讀文本，發掘受正統經典價值壓迫的聲音，將作者本人的創作意志與才能，視為較次要的分析重點。

三、作者對「經典」的論述

卜倫在本書之中，強力反對「憎恨學派」的論述，重視經典作者構思與生產的內在美學價值，並認為「原創性」與「疏異性」等美學價值，才是用來衡量經典的最高判準，不能隨意將經典內涵化約為社會意識與政治能量，主張正統經典絕非「西方白種男性的價值觀」的具體象徵。卜倫覺得不應從政治的角度，閱讀與詮釋經典，應憑藉審美經驗感受文本，理解經典作者的視野與關懷，進而細細品味與詮釋作品中的情節與人物心態。如此一來，我們才能經由閱讀經典作品，了解內在自我，獲得更多樂趣。

個人認為借用卜倫的視角來閱讀與詮釋經典，可帶給我們許多收穫與創見。下一段落將藉由卜倫的視角，討論《西方正典》一書如何解讀西方經典的作品意涵，及對作者創作動力的剖析。

貳、卜倫眼中的經典樣貌

一、編織文學網絡

卜倫在《西方正典》挑選出 26 位作家，將過去的西方經典文學編織成一張文學網絡。他最重要的學說「影響的焦慮」，即將所有作家置於同一競技平台之上，試圖論述這些作家與作品之間如何相互影響。他認為作品能被視為正統經典的作者，皆能在受前輩的普遍性和疏異性等作品

內涵漬染之餘，同時對抗那些影響它們的前輩，另闢蹊徑，再創嶄新的普遍性與疏異性。後繼作家如何防衛與反抗它們的先驅作家，亦是影響經典作者創作風格與作品內涵的一大因素。在本書中，卜倫經由 4 種連結建立西方正典之網，呈現前輩對後繼者的影響：「作者—作品」（如：莎士比亞和哈姆雷特之間的聯繫）、「作者—作者」（如：莎士比亞對托爾斯泰和喬哀斯等後世作家的威脅與啟示）、「作品—作者」（如：喬叟《坎特伯里故事集》對莎士比亞創作《奧賽羅》與《李爾王》之啟發）、「作品—作品」（如：莎士比亞劇作中的反派角色依阿高和愛德蒙，對易卜生反派角色海達·蓋柏樂之漬染）。

卜倫獨立呈現作品角色的精神與意識，說明它們與作者之間的聯繫，及這些角色如何感染後世的創作者。舉例而言，作者在全書持續論述哈姆雷特的自我意識如何博大精深，及如何威脅與啟發後世的創作者，提供我們一種觀看文學經典與作者們關係的有趣方式。

二、西方經典的創作驅力

卜倫在《西方正典》中，解析許多西方經典作家的創作驅力。對信仰的探討、對他者的同情與對自我的探索等精神，均深刻型塑西方的文學傳統。以下將討論這些經典作品中的創作驅力，希望藉此更深刻的思索與討論西方文明精神內涵。

(一) 對信仰的追尋

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彌爾頓的《失樂園》與歌德的《浮士德》等著作皆屬史詩類作品，在這些作品中，均大量融入希臘羅馬與基督教的經典與神話傳說，並從中開展出人性與神性的對抗、天堂與地獄的描繪、原罪與救贖的彰顯等主題。卜倫於本書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，他認為這些作家，雖然大量挪用了基督教的神話及概念，但只將它們當作美學的素材使用。他推論作家本身並非基督教的忠實信仰者，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理念或心願而創作，並反駁許多基督教文學批評家的說法，試圖論證《神曲》只是貫徹但丁本人意志的《神曲》，而非為了榮耀基督教而創作的《神曲》。如何解讀潛藏表面文字下的人物（或作者）真實意識與精神，亦為讀者閱讀經典時的挑戰與樂趣。

(二) 對他者的同情

描述與記錄自己所見所聞之人，亦為許多經典作家的創作驅力。一些經典作品，能細微呈現角色複雜的內心情境，讓讀者對書中角色的生活與命運，產生更深刻的理解。卜倫論華滋華斯的《荒屋》一詩的段落，即為一段極佳的例證。在《荒屋》一詩中，華滋華斯吟詠了一位善良的村婦瑪格麗特，因為大環境和命運的影響，逐漸步向死亡的過程。他從這位村婦的身上，除了看到命

運的無情之外，更深入體會到「希望的天啟式力量比絕望還要危險」的道理。

瑪格麗特的丈夫因歉收與貧窮，遠赴他鄉工作。華滋華斯看出瑪格麗特最終陷入絕望，和她日夜期盼丈夫回來的希望密不可分。由於她的希望遲遲無法成真，使得希望最終轉化為摧毀自己和家園的毀滅式情慾。從這首詩可知，華滋華斯在同理底層人物的生活與思想時，確實掌握影響她們命運的關鍵因素。這種對人物心理的深刻刻畫，有助於讓我們深入體會與掌握他人的心理狀態。

除了華滋華斯對小人物的刻畫之外，托爾斯泰對悲劇英雄的描繪也相當動人。他的《哈吉·穆拉特》講述這位韃靼族英雄，如何在陷入絕望的困境後，決意直面殘酷的命運，邁向人生終局的悲壯歷程。閱讀這些經典作品，能讓我們經由作家視野，神遊過去的歷史情境，了解與同情其筆下眾生。

（三）對內在自我與惡的探索

卜倫指出許多作家經由探索內在自我，獲取創作靈感。例如：惠特曼經由多種意識角色的切換，在他的詩中營造複雜深刻的效果。普魯斯特則從對自我成長歷程的關照中，創造出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一書中，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角色，並描繪性嫉

妒、記憶和潛意識等主題如何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。卡夫卡以「不可毀滅者」這個概念，借代我們意識深處不可動搖的意志。上述這些作家皆試圖藉由內省，探索並揭露人類潛意識中的自我和內在欲求。

一些作者則在作品中探討「惡」，創作出彰顯人性黑暗面的「虛無主義者」們。這類型角色會持續做出毀滅他人的行為，最終往往亦步向自我毀滅的道路。然而，這些角色特質雖然相當負面，卻仍然能帶有迷人的魅力，如：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、依阿高、愛德蒙和易卜生的海達·蓋柏樂等皆屬此類角色。

人與生俱來就有難以覺察的潛意識，以及「惡」的一面。經由閱讀經典作品對潛意識和惡的呈現與剖析，皆有助於讓我們更深刻的認識心底的負面情感及潛意識，進而面對它們，建立更平衡的自我，同時學習與孤獨共處，經由閱讀經典修煉自我，對人情世故產生更深刻的理解。

參、反思《西方正典》

卜倫在《西方正典》引領讀者探訪眾多西方經典與作者，闡明經典中的美學價值，雄辯滔滔的對抗，那些嘗試淹沒經典的時代潮流與論敵。他的許多觀點固然令人信服。然而，《西方正典》仍然有一些值得深入檢視，及應加以

延伸思考的內容。

一、對經典「判準」的再討論

在看完《西方正典》一書後，不禁讓人想要探問一個問題，「是不是存在可以衡量所有經典的判準？」關於這個問題，卜倫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他認為美學價值是試煉經典的最高標準，越具有「原創性」與「疏異性」等美學價值的作品，越能勝過其他作品，在歷史洪流中受到保存，持續對未來的作者與作品產生影響。一些文學評論家也認為經典中具有這些美學價值，如伊塔羅·卡爾維諾，在討論何為經典時，亦曾提及：「經典是，我們越是透過道聽塗說而自以為了解他們，當我們實際閱讀時，越會發現它們是具有原創性，出其不意且革新的作品（伊塔羅·卡爾維諾，2005）。」

不過，卜倫將美學與政治意識截然二分的觀點，是否真的可以成立，仍有商榷的餘地。個人認為除了需具有「原創性」與「疏異性」等美學特質外，經典亦需要其他歷史與環境因素的配合，才能成功抵抗時間的沖刷，留存至後世，受到未來的讀者持續閱讀。英國文學評論家泰瑞·伊格頓指出（2014），隨著時代的不同，讀者可能會對經典的內涵，產生不同的詮釋。舉例而言，英國 18 世紀的批評家，就較不看重莎士比亞的劇作。由於每一部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，所以文學作品身處的

時代特質，及作品與各個時代的互動方式，也是決定作品是否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。

各個時期的歷史氛圍以及各地區的文化價值，也都會影響讀者對不同經典的接受度。以我個人閱讀本書的經驗為例，我在讀到作者剖析《神曲》和《失樂園》這兩部史詩著作時，僅能感受作品中刻畫的獨特人物與精神，卻難以融入作者對這些史詩作品的神學剖析之中，無法真切感受它們的美學價值。可見生長於不同文化傳統，對「普遍性」的感知必然有所差異，這應能作為對卜倫主張美學的「普遍性」可放諸四海皆準之反證。

雖然卜倫在本書中，對於憎恨學派大加撻伐，認為它們檢視與批評文學經典的方式，抹滅了經典的美學價值。不過從政治與社會角度解讀文本，試圖思考經典和創作背景及現代時代氛圍之間的關聯，亦有助於讓讀者發掘經典內涵，開展較新穎的詮釋角度，或許能讓經典對讀者的內在意識，產生更深刻的意義與影響。

二、對照中國經典

看完《西方正典》後，讓我同時反思從小閱讀中國經典的經驗。我認為借用該書的文學網絡思維，探索中國經典的脈絡，是不錯的切入方式。卜倫耙梳古往今來西方經典作家與作品間的關係後，將莎士比亞置

於正典核心，強調他創造眾多具有獨特性格與心理狀態的角色，深刻影響後世作家，並將他視為是衡量正典作家的重要標準

若依照此概念觀察中國文學著作，則《三國演義》的作者羅貫中應當是在中國文學傳統中，地位最近似莎士比亞的作者。他在揉合史書、話本與歷史傳說後，於《三國演義》創造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，深深浸染後世中國作家與讀者的心靈。

此外，我們還可以比較東西方經典作品中的創作特色。相較於西方作家，中國古典經典作家在創作時，較深受史書影響，將史書記述作為重要的取材來源，這是許多中國經典文學的重要特色，也影響了作品的敘事方式與道德意識。但大多數的中國經典文學，不易觸及與摹寫人物角色的內在心理狀態，在這層面的成就，未能與西方經典作家比肩。

在創作驅力部分，東西方皆有深受宗教精神影響的經典著作。但兩方探討的宗教精神內涵則相當不同，西方經典著重於探討人性與神性之間的對抗與順服，神性來源是唯一的上帝。反之，中國經典依循的宗教精神，則包含儒、釋、道三種精神源頭，並且這 3 種精神亦有互相衝突之處（夏志清，2016）。這使得東西方經典作品中的角色，抱持著相當不同的道德立基點與人生哲學。此外，夏志清（2016）也指出，因中國小說家迷醉生命，使得中國古典小說中，幾乎沒有出現西方文學中常見的「虛無主義者」，這也是思想傳統型塑經典內涵的一大例證。

雖然東西方文學傳統與經典內涵，有許多不同之處。不過一些文學批評家也試圖尋找東西方經典中，可互相呼應的經典角色，藉此探討不同文化間的共通特質和精神。舉例而言：夏志清即將《西遊記》與《奧德賽》和《巨人傳》等經典進行連結，經由兩相對照，進而深入推論與闡釋故事內涵（夏志清，2016）。

《西方正典》深度詮釋與剖析西方經典作品與文學傳統，讀者若能經由此書聯想、對照與反思東方經典文學及文學批評專著的話，有助於深度比較兩種文化經典傳統間的異同，對東西方經典與文化內涵，產生更有層次的領悟。

肆、結語

《西方正典》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批評著作，有力論證西方經典作品中，隱含的美學價值及閱讀經典可為人們帶來的好處—能更認識自我與社會，能與孤獨共處，促成個人智識成長等。

雖然我不贊同卜倫的一些論點，但仍然能從本書感受他激動的閱讀熱情，也確實更深刻認識到西方經典、作者與文化傳統內涵，並反思自身擁有的文化精神與經典，及嘗試探討：「經典是什麼？」「經典對我們有什麼意義？」這些問題。

可惜的是，卜倫在本書較專注於頌揚經典作者和作品的價值，未能提供明確的閱讀指導建議。所以建議喜歡這本書的讀者，可以延伸閱讀《如何讀西方正典—盡得其妙》一書（哈洛·卜倫，2002）。卜倫在裡面除引介許多《西方正典》未提及的作品外，也給予讀者一些閱讀各種文類與作品的指點。

然而，我不免覺得卜倫與《西方正典》是逆風而行的戰船，在紊亂的時代潮流中孤伶伶的飄搖。他所希望守護的許多經典與美學價值，雖然頗有見地。但讀者需要投入較長的時間閱讀，並進行深入的思考，方能感受與理解，他希望傳達的想法。現今，只有少數讀者具備這些意願與條件。但這是否表示：「經典將不再受到閱讀？」「經典沒有存在的必要了？」

那可未必，誠如伊塔羅·卡爾維諾（2005）所言：「經典便是，對於那些讀過並喜愛它們的人來說，構成其寶貴經驗的作品。」所以，經典應當會持續存在，只是被選入經典的作品，與它們受到欣賞的原因可能會有所變遷。

文學作品與各個時代，會存在不同的互動方式（泰瑞·伊格頓，2014）。經典與現代讀者的互動方式，已經不再僅限於文字。或許，許多經典都需要經由影像化，才能抵抗時間的試煉，持續接觸到年輕世代的讀者。

雖然在將文字改編成影像的過程中，可能會導致經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有所變化。有些人擔憂，這會使經典喪失去深邃的內涵與魅力，變得膚淺且平庸。

但我認為，影像改編可為經典開展更多元的面貌與可能。時間和讀者自然會證明，經典的最佳內涵與樣貌為何。只要人類存在，經典就永遠會存在。

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國家文官學院

參考文獻

伊塔羅·卡爾維諾 (2005)。為什麼讀經典。臺北市：時報。

哈洛·卜倫 (2002)。如何讀西方正典—盡得其妙。臺北市：時報。

夏志清 (2016)。中國古典小說。臺北市：聯合文學。

泰瑞·伊格頓 (2014)。如何閱讀文學。臺北市：商周。



NATIONAL ACADEMY OF CIVIL SERVICE

國家文官學院